

◇七彩人生

王老师的母亲,我们叫她樊姨。

我是在去年五月,才第一次见到樊姨的。在这之前,王老师断断续续讲过她母亲的往事。1960年,她参与创办江苏电视台,那年她只有23岁。做过新闻部副主任,是一个在男人堆里厮杀出来的“女侠”。

可是那天,王老师家门一开,我看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,腰杆笔直地站在那里。她穿一件深蓝底子印着佩斯利花纹的外套,脖子上挂着老花镜,头微微地侧着在打量我。就在那一刻,我愣住了。她的神态透着一种知性和优雅,看不出一点“女侠”的模样。她和我母亲,同样生于1937年。

我们聊起来,不知怎么就

◇灯下漫笔

小学五年级,我第一次读《红楼梦》时,并不怎样喜欢,有个原因是书中的人动辄“油腻腻的谁吃这个”,对食物太过冷淡。宝玉挨打后点的“小荷叶儿小莲蓬儿汤”,不过是面疙瘩做得精致、凹了造型的疙瘩汤。那时我像跟在刘姥姥身边出门走亲戚的板儿一样,只对“果子”二字最能领会,听见了就两眼放光,产生许多期待。直到现在,看见“点心匣子”这几个字,都觉得

说到了她70岁学写诗的事。我笑着顺口念出她写给外孙女的那四句诗。樊姨原本半靠在椅背上,手轻轻摩挲着酒杯,听到这话,眼睛忽然亮了一下,身子猛地坐直,在大腿上轻轻一拍。她端起酒杯没说一句话,一仰头就干了。那个手势里有一种快意,一种不拖泥带水的潇洒。我想象着五十多年前,30出头的她,扛着笨重的摄像机,在江阴澄西船厂的码头边奔走的样子。一艘货轮即将下水,汽笛长鸣,人声鼎沸,她就在那样的场合,遇见了诗人丁芒。那时候丁芒刚从《星火燎原》编辑部调来船厂做宣传科长不久。从相识、相知到相爱,在经历了两年风风雨雨后,两个家庭破碎的人终于走到了一

起。南京电影制片厂根据他们的爱情故事拍成了电影《月到中秋》,陈荒煤局长还亲笔题词。我想那轮月亮,一定是带着一点凉意,却又亮得何其坦荡。

后来樊姨告诉我,她学诗是“上当受骗”的。那个“骗”她的人,是诗人冯亦同。他到家里来闲叙,看见退休后的樊姨,便撺掇她跟着丁芒学写诗。他说,你放着丁芒这座“富矿”在身边,三十多年不去开采,是极大的浪费。樊姨想想,也是。当初嫁给丁芒也有仰慕诗人的成分。她写了一辈子新闻稿,简洁、准确,像一把快刀,诗不一样,是需要慢火才能熬出意境的。

古稀之年学写诗,她不知深浅地一头钻进去。每天读了

[澳大利亚]伍穗农

写,写了读。丁芒就是她的老师,改完一篇, she就把原稿和修改稿铺在桌上,一个字一个字地对,琢磨那改动的奥秘。

有一回,《江海诗词》的副主编舒贵生来家里取稿,樊姨拿出习作请他指教,两人谈兴正浓,忘记炉子上还烧着菜,等到满屋子的焦糊味像潮水一样漫过来,她冲进厨房,锅底已经烧穿了,一片焦黑。舒贵生说,这事就能写诗。后来,樊姨真的在丁芒的指点下,写成了一首七绝:“跳出厨房去煮诗,诗香盈屋菜香稀,醒来全靠焦糊味,锅底烧穿剩一痴”。

听到这里,我们都笑了。可是笑过之后,我忽然觉得,那个“痴”字,用得真好。一个人到了晚年,还能找到一件让自己痴迷的事,是多大的福气。

[北京]闫晗

示自己是个“吃货”,以便下凡“接地气”。可群众也并不怎么买账:你们明星不都是买个肉包子,看一眼就当作了吃了吗?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xing@163.com

◇生活空间

跑在圆的上面

[宝鸡]袁成

天还没亮透,公园的跑道上已经有了人影。那个穿灰背心的老人又来了,从我第一次早起跑步遇见他,到现在快一年了,他总是这个点,不快不慢地跑着。我在他身后跟了一段,发现他的步频几乎没有变化,呼吸也匀称得听不见声响。

起初跑步,我总是急于完成跑量,越这样,腿越沉,气越喘。后来不知哪一天,突然就不看了。只是跑着,看前面的路一步步往后退,听自己的脚步声一下下落在柏油路上。奇怪的是,当我不再想着终点,疲惫反而轻了些。

跑步中最难熬的是中途那段。新鲜劲过了,终点还远着,身体开始抗议,脑子里有声音说:停一停吧,走两步也行。这时候我总是想起一个朋友,她曾靠着一遍遍走这条路,走出了抑郁的泥沼。她说最难的不是身体的累,是脑子里那个声音太大了,大到要把人吞掉。她后来学会了一件事——听着那个声音,但不听它的。

就像此刻,我也学着听腿的酸痛,听气喘的急促,听心里那个喊停的声音,但脚步并不停下。只是把呼吸放慢一点,再放慢一点,让步子跟着呼吸走,而不是跟着焦躁走。

跑道是圆的,这是它最宽容的地方。收住步子的时候,正好看见那个灰背心的老人在不远处压腿。阳光打在他花白的头发上,镀了一层柔和的光。我忽然明白,跑在圆的上面,原来不是为了回到原点,而是在一圈一圈中,慢慢把自己跑成一个圆——周而复始,生生不息。

林黛玉能不能吃五香大头菜

向往。

宝钗、黛玉等似乎没有心仪的食物,宝钗说爱吃甜腻软烂之物,也不过是讨贾母喜欢,揣测了老人家爱吃的。有人说《红楼梦》后四十回的续写者很粗鄙,多半没体验过富贵,居然写林黛玉吃“五香大头菜”,不符合潇湘妃子高冷的人设。

我倒觉得给病人吃点来自家乡的清粥小菜再正常不过,江苏的五香大头菜传闻名

朝的正德皇帝为之惊艳,林妹妹为何吃不得?

如今在某些人眼中,美丽的才女仍要高冷似抚琴吹笛跳舞的古代仕女,不能和俗人一样。李敖发现“仙女”胡茵梦赤脚踩得脚底板是灰色的,立即觉得无法忍受。

曾经某文艺范儿女演员不小心说爱吃红烧肉,都要被纠正成香菇菜心,怕辜负了粉丝对女神的想象。几年过去,世道又变了,女明星们拼命展

